

从咿呀呀到一个个音的困难吐字，再到如今一口气说8、9、10个字，孙女用了三年时光。按理说“神童归巢”马上到幼儿园了应该欣慰，但为“说点啥”平淡“才下眉头却上心头”的烦恼。

### 爱说不说总会说

陈茂生

说起来，为小孩的“说”费力不少。先发愁“咋还不开口？”后担忧“怎么说得如此结巴？”等听到一口半文半白的普通话了，特意教三个上海方言“瓦忒了、糜埋了、小辰光”但效果基本为零；故开始着急：“怎么不说上海话？”一同遛娃的熟人宽慰说语言环境如此，着急也没用。

我们牙牙学语时由湖北来的奶奶带大，楼上有“苏州好婆”，隔壁有“绍兴俏郎头”，过街楼还有“宁波阿娘”，工作后学得一口乱真的高腔腔……语言环境也谈不上如何纯正；但若不会说“阿拉伊拉依……”买根葱都会有点难。作为用上海话思考、成长的一代，尽管已是夕阳余温，仍有底气、有自信教授最市井、最流行的上海话。与人聊天常谦卑地自我介绍“本人不才，粗通四国语言”，随后扳着手指说：“吴国的上海话、楚国的湖北话、越国的宁波话、源于魏国的普通话。”人家推推差点掉下来的眼镜应道：“客气，本人粗通五国语言，其余听



边看边聊

困难户盯上孤身打拼的外地寡妇，又有不服规陈陋习闯荡大上海的农村姑娘找到一家好人家栖身的。里弄干部起初还统计哪几家有“外来媳妇”，开个会学学上海话和风俗规矩。很快外来媳妇中外硕博学历的越来越多，留洋的外来女婿也稀松平常。开会时你说一句人家能说一小时，干脆，就让他们当居委会主任吧！再以后，往日的乡野农田处处可闻刮拉松脆的上海闲话。宏观上，“陆家嘴说英语、内环里说国语，外环外听沪语”，渐成顺口溜；微观上，到菜市场从测体温进门到拎着买鱼送的小葱出场，全程不用说一句上海话。想起一句老话，“菜篮头里看形势”，放在这里蛮合适。

脱离市井，大概就是沪语的“任督二脉”，但欲打通却非一日之功。语言传承行之于口，传之于文，前者要面对面、手把手地耳提面命，远比后者在文牍之中纠结词义与音准统一重要很多。不信，翻翻林林总总的上海话“宝典”“字典”，总有隔里隔生(就是“隔靴搔痒”的意思)的味道，而沪语培训班总有门庭若市的喧闹。绕半天仍未回答，“小人不来上海话”怎么办？

要么强塑造，精心“校路子”。譬如戒尺高悬，每天背“金陵塔，塔金陵，金陵宝塔十三层……”背得出吃鱼肉，背得好有点心，小人作兴会说点上海话。就怕没几天，面露尴尬的亲爹亲妈接走孩子，隔手花大价钱送沪语培训班“提高素质”。

要么无为而治，顺其自然。因为无数人多少年在这块江滩上打拼，让上海话成为上海人的标志。只要保持吸引全国、全球人才的能力，上海话仍会更生机勃勃。而每代人都独特的交流渠道和方式，当长辈的能说说就多点上海话，让小孩能听不能说比不能听也不能说就是个进步；厚积薄发，说不定哪天就能听又能说了。

想明白了，对小孙女说：小宝贝，大人就说上海话，你爱说不说总会说。

水果店木格子斜面上摆满了桃，如看台上排排坐看球赛的姑娘。肉肉的脸，白里透红，阳光下，绒毛轻轻，一个个新下枝的鲜嫩，见了挪不动脚。听周董歌里唱：“她的粉嫩清秀的外表，像是多汁的水蜜桃谁都想咬。”张恨水的夏日书房喜欢清供“红嘴桃三”，他说自己不喜欢吃水果，不妨得陶醉在桃的好模样与芬芳里。

天热没什么胃口，从冰箱取一个软乎乎的水蜜桃，撕落皮，如揭开一只水果罐头。手捉着送嘴边，轻咬一口。剥掉皮的桃，滑溜，第一口不能心急，若咬猛了，手里的桃急力大，保不住“啪”掉地上，眼巴巴看果肉飞溅，只能心里哀叹。一小口稳稳咬下，水蜜桃如坝儿决了口，汁水顺着手心能淌到胳膊肘。果肉在嘴里稍稍翻动，化成一嘴琼浆，甜润不腻喉。这样的味觉经验，相信许多人都曾体验过，并非文字渲染。

夏天，最过瘾的，是看键盘侠在网上展开一场桃子软硬之争的交锋。硬桃党认为，每咬一口软桃，都好像欺负它，嘴角手心涕零不已，惹不起，还躲不起？喜欢软妹子的则抱怨，硬桃明明有娇滴滴的嫩

脸，内里硬生生，是给牙齿上刑吗？作家黄爱东西肯定是软桃的拥趸，她言之凿凿地说，桃子不软叫桃子？那不如去吃个苹果。钱锺书先生是无锡人，家乡的阳山水蜜桃出了名的，他可能有吃过水蜜桃吃得稀里哗啦又欲罢不能的经历。

《围城》里写方鸿渐吃桃后，两手两脸都挂了幌子，可见狼狈的。苏小姐适时拿出自己手帕帮擦拭，暧昧不清地，“方鸿渐良心上越来越添上一份向苏小姐求婚的责任”。水蜜桃好吃，可见也是有压力的。

自己说不上对哪种桃更钟情，属于骑墙派，甜就好。以为，软桃开启的是水果模式，适合单纯吃。脆桃比软桃可塑性强，除了啃着吃，切片，可夹三明治，

### 日日桃醉

王征宇

从蛋火腿片常规套路里旁逸一道清新小径。也能与柠檬做成爽口的冰饮。将桃子掰开，去核，果肉上撒几粒黄油和糖，烤八分钟。桃子烘烤后味道会凝缩，如一朵蓄了馥香的蓓蕾，绽出满舌灿烂。

前几日，西安画家周红艺先生给我寄了几瓶酒。他给酒厂朋友画了几张标签，对方送了他桃酒若干。他说，这酒适合女生喝。一看，高高瘦瘦的磨砂玻璃瓶上，有一朵水粉的桃花开着。酒体美艳，如荡漾的液体粉钻。打开，飘出撩人心魂的醇香。红艺说，浙江画家陈老莲传世的《隐居十六观》，其中第二观就是“酿桃”，合的是宋代诗人刘辰翁一首《金缕曲》词：“闻道酿桃堪为酒，待酿桃、千石成千醉。春有尽，瓮无底。”刘辰翁与陈老莲，都是会有滋有味欣赏平凡事物的人，他们拥有一个在名利场上左右奔波、虚与逢迎的人领略不到的悠然世界。好个“春有尽，瓮无底”。果实的生命终止了，它的气息依然替它们在世上好好活着。好比人不在在了，留下的文字和艺术还一代代慰藉人。我们的日子，从“桃”醉一夏，到日日“桃”醉。这叫人感动。于是，珍惜。

喜欢听吴君玉说书，武松其右。听他说《武松》，前后听过七八遍，喜欢依旧。

有书场版也有电台版，书场版有14回《武松》，电台版有44回《武松》。书台上的吴君玉脸上表情千般，口中世态万象，一把扇子可抵十八般武器，手面、动作与造型，边说边演，活龙活现；笑声、掌声、掌声与现场互动，精彩纷呈！电台版情节更曲折，书情更细腻，穿插的弄堂书与题外话，跌宕起伏，诙谐风趣，未见其人，妙在其声。

评话中说英雄好汉无数，《三国》中“温酒斩华雄”、《隋唐》中“金殿比武”、《英烈》中“马跳围墙”、《岳传》中“龙门败十将”、《七侠五义》中“五鼠闹东京”、关羽、李元霸、常遇春、岳飞、白玉堂一个个武艺高强，但以武松的戏最多、最足、最好听。水浒一百零八将，以个人魅力而言，无人出

### 顶天立地奇男子

武松《赏析》

曹正文

小说《水浒》中的武松，仅上万字，但在评话艺人口中，却可以说上四五十个小时，扬州评话大家王少堂的口述本《武松》就有三四十万字。艺人对武松及其故事绘声绘色的说表，在故事情节上大大丰富了武松的人格魅力与武松戏的引人入胜。苏州评话亦如此。

武松一出场，便英气勃发，喝十八碗酒，晚上景阳冈，拳打白额虎，拉开他一生英雄的序幕，骑马游街、兄弟意外相认、当上武都头、泪别大京、京城拜师周侗。后来便是查案访案、斗杀西门庆、大闹十字坡、结义施恩、手托千斤石、醉打蒋门神。再后来被骗都监府、脱铐飞云浦、血溅鸳鸯楼、夜走蜈蚣岭、直上聚义二龙山。44回书，环环相扣，惊心动魄，吴君玉把一身豪气、好打不平的武松讲得有声有色、有智有勇、

向上、向下，或是向左拐、向右拐。这里的麻将，没有东西南北风。亲戚家住37层，去他家，得从14楼乘电梯，也就是说，下面还有23层。底下的23层也有好几个地方可以上去，可是，我每次在底层乱转，凭栏举目，云遮雾绕，人影幢幢，大小车辆穿梭其上，恰似童话仙境，就是找不着电梯入口。

午后与妻顺着小镇六店子闲逛，绕过一个又一个安然僻静小区，欣赏山里人家别样景致。渐行渐远，问人，往前竟是沙坪坝，于是急忙折回。一路，草色青青，石阶苍绿，我们漫不经心地走着，心想，前方总会有路通往住处。可在山道上左转弯，最后竟找不着归途。那是一个早春的雨后，满眼是绿，鸟鸣山幽，不见行人。终于走进一座只有几户人家的庄村，门牌写着：红岩村XX号。莫非，就是当年的

任上海评弹团团长。我曾听吴君玉、徐檬丹伉俪演唱过一段“方卿见娘”，别有风味。次子新伯亦说评话，一家三口同获“牡丹奖”，实属难得。我见吴先生好鸟喜狗，便请他为“花鸟虫鱼”版赐稿，两人相谈甚欢。

吴君玉剑眉高鼻，嗓音有磁性，他生于1931年，19岁拜评话艺人顾宏伯为师（其子新伯也师从顾宏伯），学说《包公》，后



千军万马奔前程 摄影 侯伟荣

有张有弛、有起有伏，真是令吾百听而不厌，佩服！

最早认识戏台上的吴君玉，我大约十岁左右。真正认识吴君玉，始于90年代末，当时我与他同住新明星小区，两人都好养狗，偶然在一次遛狗途中相遇。他邀笔者去他家寓所小坐，我走过鸟语花香的园子，见到其夫人上海评弹团名编剧徐檬丹女士，檬丹女士原为弹词演员，喜好文墨，后以写剧本著名，

改说《水浒》，除《武松》外，他还说过梁山众多好汉。他讲了自己四十余年说武松的感慨，其言辞诙谐而正气凛然。记得他年近古稀，我看他在台上边说边演，身手敏捷，妙语如珠，精气神十足。尤其吴君玉在书中穿插不少题外话，谈笑间抨击社会歪风邪气，敢于直言，了不起！把一个顶天立地的奇男子武松说得栩栩如生、呼之欲出，妙极！

在众多英雄好汉中，武松的故事何以动人心魄，盖因其不仅有高超武艺、过人勇气，更代表一种正义感。武松一身正气，胆大心细。他行事不似李逵莽撞，也不像林冲犹豫，他自幼失去双亲，蒙兄长武大苦心抚养长大，与兄长情深似海，大郎被害，武二查命案心如发，杀恶嫂有理有节。他打蒋门神之前，巧遇失去女儿的婆婆与卖酒的老汉，这些细节更加深了读者对其除恶的热切期望。他在飞云浦与公差、恶徒交手，夜入都监府，血溅鸳鸯楼，这些场面既惊心动魄又合情合理。

说《武松》一书，还有苏州评话艺术家金声伯与杨振雄、杨振言兄弟俩演唱的《武松》，各具风格，皆光彩夺目。

武松是正直的好汉，吴君玉是正直的艺人，他说武松，“活武松”！

四面环山的重庆被网友戏称“8D梦幻城市”。走进这样的城市，迷路，就不怎么稀奇了。哪怕从一条普通地下通道走过，处处灯火通明，处处斑斓绚丽，两边的店铺差不多，笑容也差不多，而通道的出口弯弯曲曲，有上有下，四通八达，该从哪个出口走出去呢？站在人流涌动的通道里，你就犯迷糊了。

虽说蛰居重庆多年，可我每每仁立于高楼林立的繁华商圈，仍然不辨南北。这座城市没有其他城市拥有的三环四环，没有一眨眼能望穿尽头的马路，条条道路曲里拐弯，非坡即坎，状似九曲回肠。哪怕你怀里揣着指南针，手捧一张市区交通图也无济于事。在这里，外卖小哥无法手机定位，个个一肚子苦水。在这里，走进一幢大楼就走进了两条甚至三条街道。因为，你走进这幢大楼的1楼时它是某某街，而你从10楼出去时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而28楼呢，又隶属另一个辖区了。在这里问路，千万别问方位，问方位，重庆人的回答只有

八路军驻渝办事处？

向上、向下，或是向左拐、向右拐。这里的麻将，没有东西南北风。亲戚家住37层，去他家，得从14楼乘电梯，也就是说，下面还有23层。底下的23层也有好几个地方可以上去，可是，我每次在底层乱转，凭栏举目，云遮雾绕，人影幢幢，大小车辆穿梭其上，恰似童话仙境，就是找不着电梯入口。

### 山城迷路记

史良高

午后与妻顺着小镇六店子闲逛，绕过一个又一个安然僻静小区，欣赏山里人家别样景致。渐行渐远，问人，往前竟是沙坪坝，于是急忙折回。一路，草色青青，石阶苍绿，我们漫不经心地走着，心想，前方总会有路通往住处。可在山道上左转弯，最后竟找不着归途。那是一个早春的雨后，满眼是绿，鸟鸣山幽，不见行人。终于走进一座只有几户人家的庄村，门牌写着：红岩村XX号。莫非，就是当年的

### 七夕会

八路军驻渝办事处？

向上、向下，或是向左拐、向右拐。这里的麻将，没有东西南北风。亲戚家住37层，去他家，得从14楼乘电梯，也就是说，下面还有23层。底下的23层也有好几个地方可以上去，可是，我每次在底层乱转，凭栏举目，云遮雾绕，人影幢幢，大小车辆穿梭其上，恰似童话仙境，就是找不着电梯入口。

午后与妻顺着小镇六店子闲逛，绕过一个又一个安然僻静小区，欣赏山里人家别样景致。渐行渐远，问人，往前竟是沙坪坝，于是急忙折回。一路，草色青青，石阶苍绿，我们漫不经心地走着，心想，前方总会有路通往住处。可在山道上左转弯，最后竟找不着归途。那是一个早春的雨后，满眼是绿，鸟鸣山幽，不见行人。终于走进一座只有几户人家的庄村，门牌写着：红岩村XX号。莫非，就是当年的

向上、向下，或是向左拐、向右拐。这里的麻将，没有东西南北风。亲戚家住37层，去他家，得从14楼乘电梯，也就是说，下面还有23层。底下的23层也有好几个地方可以上去，可是，我每次在底层乱转，凭栏举目，云遮雾绕，人影幢幢，大小车辆穿梭其上，恰似童话仙境，就是找不着电梯入口。

躲雨是以前乡间常见的景象。我家在村子西侧，旁边是通往外面的土路，不时有行人往来。每遇骤雨，常有人来躲雨。

来躲雨的人，大多是在田间干活的乡亲。村里分的责任田有远有近，有的家在东边，田却在西边，每次到田里干活都要经过人家的场地，走过好几条田埂。有时正干得起劲，突然乌云密布，狂风大作。雨就要来了，回家已经来不及，田间的乡亲就飞奔着朝我家冲过来。前脚刚到，后脚就电闪雷鸣，转眼间身后屋檐下已形成了白茫茫的雨幕。每当这时，只要父亲在家，见了赶来躲雨的乡亲，就会热情地迎出来，发一通烟，倒一杯茶，陪着聊一些科学种田、家长里短的闲话。

夏日的暴雨就像直脾气的汉子，来得快走得也快，不一会儿，风停云散，雨过天晴。其实，对田间劳作的人来说，酷热的午后遇上暴雨也未必不是好事，躲雨就能歇一歇，劳逸结合，也许这正是老天爷好意安排的中场休息。大雨过后，高温得到缓解，雨水注满小河、沟沟、田野，空气中带着泥土的芬芳，人们神清气爽，田间“呱呱呱”的蛙声此起彼伏，禾苗拔节生长也更快了。

来躲雨的人里，还有一类是做各种买卖的小商贩、修补器物的手艺人。那时乡间交通不便，他们走村串户大都靠双脚，肩上还挑着担子，边走边吆喝。这些小商贩、手艺人虽然大都备有雨具，但遇上滂沱大雨还是不方便赶路，所以要就近找一户人家躲雨。这些人多数是外乡人，有邻县的，也有苏浙一带的，他们不会贸然进屋，只是识相地站在屋檐下暂避风雨。奶奶热心肠，见到躲雨的外乡人，总会搬一只长凳，招呼他们迈过门槛，到前头间里来歇歇脚，还给他们随身带着的水杯里续满开水。他们原本还有些拘谨，得到了好心帮助就熟络起来，会跟我们拉家常，讲一些沿途的风土人情，逸闻趣事，常让我们听得津津有味。

如果躲雨的是位磨刀或修鞋的手艺人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他就乐意以优惠价磨刀、修鞋。听说磨刀、修鞋师傅在躲雨，隔壁邻舍也会拿来一堆用钝了的菜刀、剪刀，破损了的鞋子。生意竟因大雨而兴隆起来，有时甚至雨早已停了，手艺人手里的刀还没磨好，鞋还没修完哩。

有时自己外出也会躲雨。有一回，去小镇办事，出门时天高云淡，回来路上，突然就有豆大的雨点砸下来。只得直奔路旁村庄里的农家，在檐下等了很久，雨却不肯停。只得冒昧问人家借把伞，那户人家胖墩墩的老伯爽快地递给了一把雨伞。隔了几天，路过时把伞还给人家，我连连谢谢。胖老伯说，出的门多，受的罪多，出门在外谁都会遇上尴尬事，举手之劳，不用客气的。一来二去，跟那户人家还成了熟悉的朋友。

交通便捷的今天，躲雨已似穿越的情景。那些过往的乡间躲雨经历，回忆起来却依然欣喜清新。纵然风雨无情，人情却历久弥新。

